





馮元敏丈易說引



元敏之告歸也以春秋居吳門
而以冬夏居雲間每過雲間則
首訪不佞不佞與談無不移晷
蓋於不佞有深知之契而中江
先生亦甚愛重之恒與不佞相
稱賞以為後來特立傑出閉戶

易說
潛修者無如元敏每接見則其
持論益正其造履益粹最後以
易說見示則入於精微矣嗟乎
頹俗日甚以元敏之獨行得無
有旁睨者乎余老矣無能為之
序姑題其端元敏以此共藏名
山則老夫亦不朽哉

平泉居士陸樹聲題

易說序

易非爲卜筮作也而以爲非卜
筮之書者亦非也三才之道符
渾貫合樸而爲噐噐而爲物無
論法象之顯人文之賁卽猶若
塵肆細若閻井以至於倮鱗蜚
走灌莽苞皂豈能出大宗而外

象帝哉故聖人本造化以開人
事卽人事以模造化畫之爲卦
重之爲爻而古今變化吉凶悔
吝無不在其中則因以爲卜筮
之用也蓋義理變而象數變人
心動而鬼神動相感而應相契
而見者也是故道無精粗易無

淺深聖人明之也而非玄之也
通之也而非執之也漢儒求之
陰陽而不知人事之卽陰陽宋
儒求之性命而不知人事之卽
性命故驅逢掖而京費而茫然
也驅逢掖而程朱而茫然也其
毋亦觀而玩之乎苟斤斤焉而

前說是守也貿貿焉而獨智是
師也管窺筐舉豈能遊希濶而
揖聖神耶此爲不善于觀與玩
者也善于觀與玩者以神解自
騰躍而不以彼我爲輪墨也理
在京費而京費易也理在程朱
而程朱易也彼羲文之旨亦豈

若司空城旦之書稱絜令有典
要哉吾于茲洒然矣因爲說以
衷之書成于楞伽寺而衲子遠
塵好之手其編不置予語之曰
汝亦知生生之謂易而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于密乎遠塵曰命
之矣夫無生則生生也入定則

藏于密也世以卜筮易而吾以
禪定易則爾何疑于漢宋諸說
之異同
萬曆丙戌孟冬朔日吳郡馮時
可撰

易說後序

易之為書聖人所以寡過也其
所以寡過在於扶陽抑陰乎陰
陽之運行也不能無過而我以
其道扶抑其間則天地之無過
也即我之無過也是三聖人之
為易也孔子之學易則于春秋

見其用矣尊天王而卑列侯也
內中國而外四夷也褒君子而
貶小人也是亦所以寡其過于
天下而幽贊天地也故曰假我
數年可弔無大過彼大過惟聖
人而後可無也聖人弔天地爲
一體則天地之間有所過也皆

其過也是以孜孜汲汲而必欲
補之也善學者其亦以聖人之
補天地者而補吾心也端之微
者吾扶之流之橫者吾抑之陽
明用事陰濁退聽爲治于方寸
之內自寡其過而後以治人過
則亦聖人也嗚呼吾心之剝復

天地之剝復也可懼孰甚焉以
剝復而懼者君子也不剝復而
懼者聖人也聖人之心卽易也
而未嘗不學也聖人之動皆學
也而無往非易也以心上下以
心周流神而謂之六龍妙而謂
之六虛至神至妙惟變所適而

不變者爲之乘御是故日乾夕
惕而時保其所以不變此聖人
之學也此聖人之易也繫辭不
云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
無咎心之危也心之易也陰陽
貞勝之機也此聖人所懼也惟

懼而無過也夫陰陽者聖人之
所不容不勝也而况吾人乎甚
矣學易之不可已也既著說五
卷再爲之序以自儆焉
萬曆丁亥仲春朔日吳郡馮時
可撰

易說引

丙戌之秋余與學臺文所先生
同處楞伽寺寺左則石湖金碧
萬頃前則上方吳山堯峰諸山
後倚磨盤嶺蒼翠藹蔚而所居
院舍竹竿萬箇令人俗慮頓遣
時有二僧道平遠塵亦在道平

有機鋒而黠遊戲三昧遠塵恂
恂默坐無言余與二僧日周旋
而學臺先生履綦不下樓日暮
返照學臺乃始與三人杖屨出
門步越來溪傍坐行春橋上談
禪論易居數日往宿鄧尉山又
數日往宿銅井山又數日往宿

靈巖山銅井三百太湖山深水
亂鄧尉亦傍湖多幽致靈巖處
諸山中特高峻千里曠如竒峰
恠石森列上多吳王西子蹟皆
吳中絕勝地盖哉生魄者二而
學臺易說成矣其說有程朱所
未發者而文亦古雅可誦學臺

得文章山水之趣自謂簪紱不
易吾三人共有烟霞亦可老哉
冬日又與學臺往雲間月餘然
時時念楞伽也丁亥人日又與
學臺宿靈巖穀日宿銅井次日
宿光福而光福里人有周天叙
李華陽者捐貲以梓易說余因

爲之引

萬曆丁亥上元日玉峯山人歸
有時書時年七十有四

易說目錄

卷之一

乾說一

乾說二

乾說三

乾說四

乾說五

乾說六

乾說七

乾說八

乾說九

乾說十

乾說十一

乾說十二

乾說十三

乾說十四

乾說十五

坤說上

易說目錄

坤說下

屯說上

屯說下

蒙說上

蒙說下

需說上

需說中

需說下

訟說上

訟說中

訟說下

師說

比說

小畜說上

小畜說中

小畜說下

履說上

履說下

泰說

否說

同人說

大有說

謙說上

謙說下

卷之二

豫說

隨說

蠱說

臨說上

臨說下

觀說

噬嗑說

賁說

剝說

復說上

復說下

無妄說

大畜說

頤說

大過說

習坎說

離說

卷之三

咸說

恒說

遯說

大壯說

晉說

明夷說上

明夷說下

家人說

睽說上

睽說下

蹇說上

蹇說下

解說上

解說下

損說上

損說下

益說上

益說中

益說下

夬說上

夬說中

夬說下

遁說上

遁說下

萃說上

萃說下

卷之四

升說

困說上

困說下

井說上

井說下

革說上

革說下

鼎說上

鼎說下

震說

艮說上

艮說下

漸說

歸妹說

豐說

旅說

巽說

兌說

渙說

節說

中孚說

小過說上

小過說下

既濟說上

既濟說下

未濟說上

未濟說中

未濟說下

卷之五

河圖洛書說上

河圖洛書說下

先天後天說

先天圖說

後天圖說

天根月窟說

辯伏羲卦圖說

太極說

九卦說

易家註疏說

易繫雜說

三十六條

文所易說卷之一
其六卦于今又六卦于卦
也吳郡馮時可著
也吳郡馮時可著

乾坤之義為健順也貫三才者也義之畫也示
民用也而首乾坤者以為衆卦之父母也非專
指天地也元亨利貞發於文王以天明人也四
德之義著于孔子以人明天也卦而純陽也其
大其通其利其貞冥運默成無待于造惟天惟
聖人始當之也不專言聖人者不欲以是絕天

下也何也乾德者萬物之乾德也天地非大也
夫人非藐也聖人非有餘也衆人非不足也自
強不息其致一也三才之生始于乾元而三才
之用發于人心是故人心者乾坤之大目也易
即人心也有天地而無人心疇爲大之疇爲通
之疇爲利之疇爲貞之也人心所至鬼神所至
也鬼神所體人心所體也是故擬諸形容象其
物宐上稽造化而下託于著策欲人反諸心而
自得之其要存乎幾其次存乎介又次存乎悔

幾無悔也故曰易者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乾說二 乾說三 乾說四 乾說五 乾說六 乾說七 乾說八 乾說九 乾說十 乾說十一 乾說十二 乾說十三 乾說十四 乾說十五 乾說十六 乾說十七 乾說十八 乾說十九 乾說二十 乾說二十一 乾說二十二 乾說二十三 乾說二十四 乾說二十五 乾說二十六 乾說二十七 乾說二十八 乾說二十九 乾說三十 乾說三十一 乾說三十二 乾說三十三 乾說三十四 乾說三十五 乾說三十六 乾說三十七 乾說三十八 乾說三十九 乾說四十 乾說四十一 乾說四十二 乾說四十三 乾說四十四 乾說四十五 乾說四十六 乾說四十七 乾說四十八 乾說四十九 乾說五十 乾說五十一 乾說五十二 乾說五十三 乾說五十四 乾說五十五 乾說五十六 乾說五十七 乾說五十八 乾說五十九 乾說六十 乾說六十一 乾說六十二 乾說六十三 乾說六十四 乾說六十五 乾說六十六 乾說六十七 乾說六十八 乾說六十九 乾說七十 乾說七十一 乾說七十二 乾說七十三 乾說七十四 乾說七十五 乾說七十六 乾說七十七 乾說七十八 乾說七十九 乾說八十 乾說八十一 乾說八十二 乾說八十三 乾說八十四 乾說八十五 乾說八十六 乾說八十七 乾說八十八 乾說八十九 乾說九十 乾說九十一 乾說九十二 乾說九十三 乾說九十四 乾說九十五 乾說九十六 乾說九十七 乾說九十八 乾說九十九 乾說一百
乾六龍皆聖人也潛見惕躍飛亢惟其時也時
下則下時上則上也下非固也上非競也陽德
之上下聖人之上下也曰勿用者不用天下也
非天下之不用也龍之在田居中不偏處于平
易之地也田之利益及于萬物聖人之德施周
普能象之也曰利見大人者雖非君位有君之
德故天下利見之也三處下之上乾道猶未革

也四處上之下乾道則已革也當其將革則待時而厲迨其已革則及時以試與乾道相變化也淵視之田則危矣躍視之見則疑矣躍以安天下也躍而不離乎淵所以安其身也五乘飛龍而御大器則大人之路亨也陶鈞經緯與天下更始非徒恭默而已所以快觀萬物也自五而進則極矣陽極則亢物極則反上九所以有悔也純陽雖極猶未至于大凶也亢之言龍也亦聖人之位也時之當亢聖人不能反亢之有

悔聖人則能易也嗚呼天地既閉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惟其時也堯舜遜上而五者也文王遜五而四者也周公惕於三者也孔子見於二者也亦潛於初者也故曰乾六龍皆聖人也

乾說三

初二為地龍之下位也五上為天龍之上位也三四人位而九三一爻言人道之首也故獨言乾乾也聖人之乘六龍無所不惕而獨惕于三

者惟三處上下之間其惕可見也潛見之際不言事而三言行事也上下之事任于三也潛見之際不言道而三言反覆道也蓋居易則于道可全履危則于道易失也惟三之反覆而不越乎道也則其惕也非顧忌之私也其履危也猶居易也嗚呼確乎不拔惕于潛也閑邪存誠惕于見也進德修業惕于躍也位乎天德惕于飛也不失其正惕于亢也故聖人者無時而不惕也

乾說四

乾卦六爻之後曰用九見群龍無首何也九為乾德之極剛健之至也乾以剛健為體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故謂之無首君子體乾之體用乾之用飛躍潛見不主於一時剛而剛非有意於剛也則非以剛為首也時柔而柔非欲變乎柔也則亦非以柔為首也蓋君子者龍德也龍之飛躍天下莫不快覩而乘氣茫洋窮乎玄閒其首亦莫能見也嗚呼乾言始物聖

稱先天非無首也乾始物而終之聖先天而後
之不見其爲首也始終先後之間不失其節不
失其宐乃所謂則也天循則而行故行而不息
君子循則而變故變而不失世儒之論曰不以
剛爲天下先此老氏後其身之旨也非無首之
義也

乾說五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天理之本然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泰和此天理之在

萬物者也此理之在天地者與在人心者無二
在人心者與在萬物者無二萬物之生雖或冥
然頑然而此理無不具也故乾之爲道使物漸
變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其性命而保合此
生理也夫天之行健也行以和也和即所謂純
粹精也所以保合生物之理者也萬物各保其
和則真性不失所以利貞也元不生於元而生
於貞也變化之始爲元變化之成爲貞不貞無
以爲元也不元無以能貞也仁智交際之間乃

萬化之機軸也聖人所以大明終始也

乾說六

天行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為體也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極中一星旋轉尤密曰紐星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乎垣猶樞之闔闢不離乎曰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聖心之運也豈異哉堯舜競業文王緝熙孔子不厭不倦亦不待強而自

無不息也賢人以下非強以矯之則不能勝矣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夫易之象心之象也用易者心用之也是以六十四卦之大象皆言以也言以者吾心與易象合也天地萬物之象皆吾心之象也吾心之用即天地萬物之用也故遺心而逐象者舍象而求心者皆不知易者也

乾說七

利貞者性情也何以元亨不言也曰既始而亨生生不已乾之性情也各正性命物物自成物

之性情也天無性情以萬物為性情也萬物之性情即天之性情也朱子曰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此即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者也王輔嗣云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蓋謂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者也情者性之欲也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也六經之言性情始於此而朱子以物理言輔嗣以人道言於義各有所

得也

乾說八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言乾德之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不可得而見故以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事情也大人時乘六龍居此位則盡此位之事情如雲行雨施自然而然無所強也堯舜事業堯舜視之猶日用飲食之常也故見大則旁通矣體仁則見大矣

乾說九

知之德乾之至德也天有常運進退不失是天
之知也故曰乾知大始此知在人與天同也昧
而不覺者不能復其體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乾之九三聖人示人
以知也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幾能動者也義守靜者也九三處進退
之時知至則進故可與論幾也知終則退故可
與存義也知未易言也天地靈氣結而為心無
欲者心之本體即所謂乾也九三之乾乾夕惕

欲無不盡矣所以能知也

乾說十

天地鬼神道也聖人與道為體故無不合也堯
舜在上而冀生鳳儀晝不暝宵無光者先天而
天弗違也孔孟在下而懼亂臣賊子息邪說橫
行者後天而奉天時也聖人所以能先後天者
以致中和也今夫人心莫不有本然未發之中
即先天也有本然發而中節之和即後天也堯
舜致中和於上者也孔孟致中和於下者也所

謂先天後天者以意與之先後也以時與之先後也以道與之先後也

乾說十一

天之數中於五不可過也陽極而剝也乾上而亢也時也時有過也道無過也體道而行則不失其正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萬物不貞無以為元也君子不正無以體乾也

乾說十二

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潛非聖人之得已也潛雖聖人之不得已而聖人無不得已之心故曰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也憂樂者時也聖人之心無憂樂也從違者時之道也聖人之行無從違也或曰亢龍有悔聖人遭焉則亦潛乎曰在上則戒在下則潛亢非憂違之時也貴極而無位可處高極而無民可近賢人在下位而敵體不應聖人於此惟抑其貴損其高以下乎賢庶幾不至於悔而已矣當天下之責豈可委

身而去也惟其不以位爲心則處亢也猶其處
潛也或曰見龍在田何以言時舍也曰聖人潛
而修也飛而造也不潛不飛而在田也特以爲
遽廬而非所常寓也匪進則退矣此聖人樂行
憂違之界也

乾說十三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也大衍之數
五十而虛其一也其一者下之一也一者萬物
之根芟而大造之奧基也故曰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不貳一也乾者一數也
而初九之潛龍勿用其主也聖人係之曰陽氣
潛藏曰陽在下也其潛藏者非謂有時而發用
也即發用而常潛藏也其在下者非謂有時而
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
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
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
始離乎潛也嗚呼非知德者不知勿用之妙也

乾說十四

乾潛艮止聖人希天之學也潛之爲言也非匿影銷聲伏其身而不見也冥其眇眇其根精與玄運而神與天藏無常無變無上無下皆幽其所以然此聖賢之潛也是故大舜以潛爲治則恭已孔子以潛爲教則忘言顏子以潛而處易則齋心箕子以潛而蒙難則正志皆純乎乾而已不與也三代而下賢知之士或以意氣自負或以功名自喜潛者鮮其人矣乃若留侯之操椎以潛爲用者也平陽之飲醇以用爲潛者也

資之近道者也漢文之謙讓泥於潛矣賈生之歎息失於潛矣所謂潛者勿用而能用能用而勿用也

乾說十五

大哉乾也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也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也夫子又名之曰乾知大始以盡其德也始曰泰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皆一知也是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也於復見之矣故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天地之心非
復莫之見也天地之心之見非復莫能自知也
五陰在上微陽下復倏然而萌忽然而動是泰
始之知也是天心之神發也夫人心之復也其
天機之自應亦有莫知其所為者此不可以言
說得也

坤說上

坤之一卦聖人明陰陽之大分至矣曰利牝馬
之貞者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別其號以限

之也馬而曰牝順之至也從陽也陰從於陽則
吉疑於陽則凶故曰先迷後得主利先陽而往
則為迷錯後陽而往則得其主而利矣言陽為
陰之主也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者西
南陰也東北陽也以陰詣陰何以能吉惟改而
詣陽則失朋得主化育以成斯終其慶矣言陽
非陰之朋也由是觀之人臣斥其雷同以附主
上小人棄其黨與以宗君子皆得東北喪朋之
義也二之不習順乎陽而不必習也三之無成

從乎陽而不居成也四之括囊不與陽爭智也
五之黃裳不與陽爭上也諸卦之五皆為尊位
而坤獨安於下者避陽也上六龍戰坤失其德
矣盛而不已陽所不堪也其血玄黃者陰之傷
也非陽之傷也氣陽而血陰也陰疑於陽則血
亦疑於玄也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楚公子
圍之美矣君哉也終以野死何利哉曰於野者
陰勢泛漫散溢無復限制之意也惟其勢之盛
也乃其道之窮也用六之言利永貞者戒其變

也永貞則免於戰矣象曰以大終也乾以大始
坤以大終守陰之義也聖人之於坤也美而有
戒稱而有抑所以明陰陽之大分也

坤說下

易首乾坤而乾統乎坤也坤不體乾則其德不
順而義非代終矣二五坤之全體默應乎乾者
也視之商之應宮箎之應塤潛通迅速抑又甚
矣所謂直方大者乾元資始之氣發見於坤而
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所回隱無所錯亂也此

非坤之能自大也惟其體乾之大以爲大也體
乾之大以爲大夫豈待習而始利耶五之黃中
通理暢達四肢亦猶是也蓋雖天地造化之妙
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矣是故敬非他也即
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義非他
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
一者也內本直也外本方也非直之而後直方
之而後方也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與天地造化
之妙一也

屯說上

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蓋乾坤之始交也
剛柔二氣感應未孚情意未浹陽爲陰遏陰爲
陽擊故曰難生也下之陽旣處於難際而上之
陽又陷乎險中所以爲屯也然以震遇坎動而
不已將出於險故得大亨貞也雷雨之動滿盈
者震將爲雷坎將爲雨氣機方動而猶鬱塞盈
滿此即天地造始之時萬物冥昧之際也萬物
以人爲首故屯爲人道之始所以繼乾坤而立

極也人之精神與天地之氣化相爲開塞當屯
之世不可獨有所往利在建侯以撫萬方則衆
效其力屯無不鮮矣彖所謂不寧者體陽之震
動乎險中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雲在雷
上陰陽始交而未成雨故爲屯雲在雷下則已
成雨而爲解也經綸治絲之事經者總其緒而
分之象雷之自歛而發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
雲之自散而聚經綸之事豈一人所獨就哉所
以利建侯也

屯說下

屯之六爻二陽爲主然五體爲坎陷而失勢初
體爲震動而得時當屯之世貴在方進之陽不
貴已上之陽故初爲屯之主也初之在下而曰
利建侯者震爲長子代父用事則初乃長子之
爻也器猶未主故曰盤桓養德於靜待時而動
故曰利居貞利建侯也陰求於陽弱求於強而
其德又能動而上所以利也然居屯之始處陰
之下震於二則二反爲過而有爲寇之嫌震於

三則三不爲虞而有入林之困夫何爲哉居貞
以待而已君子之進度其時也度其人也二之
相比則久方可字三之旣間則幾不如舍也至
於四則正應矣而四又比五故復乘馬班如也
獨初之與四本有婚媾之情則求配必合無不
利也四而應初也二而比初也五之威福不行
屯其膏矣若能委任於初使之爲正則可獲吉
必欲持攬而躬爲之正寧不凶耶五必不能也
以陰柔之才猶復好進往無所之憂懼而已夫

二四之言乘馬初爲之乘也上之言乘馬五爲
之乘也五之乘不如初之乘也五無可進者也
初猶可進者也屯之所貴貴於初也雷雨膏也
能爲膏者初也字之者二也往之者四也屯之
者五也五之雲雷初之不雷雨也所以屯也

蒙說上

蒙者物之始生穉而未開著也然物無弱而不
壯運無塞而不通蒙之必亨其時也君子於蒙
昧之際知物之將亨而以亨道行之則不失時

而得其中也物之當亨時也亨之順時道也天
至而人因志至而氣感非可以妄求也故君子
不違天而動不先物而應是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之謂也初筮則告累瀆則吝因其通也不
因其蔽也時之謂也再三瀆者謂瀆於此而復
瀆於彼也物不信而求我不孚而應則取其所
不信而示之以不孚也是非蒙之瀆我也我之
瀆蒙也夫物而蒙也則其天猶全蒙而瀆也則
其真已鑿故君子以深重隱默養其全而防其

鑿乃聖人成已成物之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
君子以果行育德泉伏於石蒙之象也而有源
焉可導也故君子體之以治蒙焉初筮之誠始
達者也爲之決其行累瀆之蒙側出者也爲之
育其德育德者體艮之靜止也果行者體坎之
剛中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其時中哉

蒙說下

蒙之六爻陰爲蒙而陽爲主也所以貴九二與
上九也然九二居則得中而上九過矣九二應

則得時而上九失矣九二有互震之象而能出乎險上九居良位之終而自止於剛故二又爲蒙之主也二之詞曰包蒙吉納婦吉瀆已者容之而待其化也順已者納之而成其德也則以剛接柔能幹其任者也若上九有待於擊爲幹過矣故其詞有戒而無與也夫能發天下之蒙者無以已爲也以直繩枉而收其名以法裁物而攬其勢皆爲寇者也君子之治蒙也如禦寇然機不輕發志不他顧要以使蒙之不能爲害

而已無所利焉而已矣擊蒙者物與敵者也包蒙者物自正者也擊或不勝包無不克矣二所以貴也五之應二也童蒙之吉也初之承二也發蒙之利也初以陰居下無知之蒙也非不移之蒙也故以人示法不任法也以說感人不強人也若桎梏以往則棄德尚威民免而無恥吝莫甚矣然初之言吝非四之言吝也彼吝在已此吝在民也三之近二也非若初之近二也以柔闇之資失中正之位外雖從善內實懷私苟

文所易說 卷之一
利所在忘身以徇之矣又何有於二也故曰勿
用取女爲二戒也二之幹任爲克家之子而取
女如三失所以克矣大抵蒙之爲蒙也惟蔽於
利爲甚也蔽於利者始則爲蒙終則爲邪矣故
三不言蒙也三爲邪而乃戒二者責賢者以絕
不肖也大臣當發蒙之任而好佞甘比先自蒙
矣又何以發人蒙也嗚呼金夫之羞爲小人言
也取女之戒爲君子謀也

需說上

需者坎險乾健合而成卦也乾之三陽有需於
上坎之一陽有需於下而四上兩陰輔坎陽以
待乾陽皆能自克其躁進者無逼處者無距故
曰有孚也孚者待時而動不失其信也先時則
妄非孚也後時則愆非孚也曰光亨貞吉有孚
所致也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指五而言也坎
之一陽處乎險中而下當三陽之進在人主則
當屯難之時而下有強臣也非有中正之德稱
其天位若之何免於凌逼也故德所以居位也

文所身計 卷之二 九
位所以行德也德位並茂則剛柔之所附也需
道之成非獨陽剛能也柔亦有助焉剛易以知
險也柔順以知阻也易則不失乎順順則能承
乎健故六爻之義剛柔同歸於能需也象曰雲
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陰陽相得而自成
雨也剛柔相濟而自成功也君子亦何心哉曰
飲食宴樂者不失其常而自得其樂不以功利
為念也不以功利為念則進無所害處無所疑
此所以有功也

需說中

需者從容款曲而不凌節之謂也非悠悠忽忽
之謂也君子以斯道為體以斯世為任有所需
者乘其時也非乘其便也時之未至遠難而守
需也時之已至蒙難而行亦需也故於郊為無
咎於沙不失吉而需泥不言凶也何也所謂需
者不以進退為異也初之在下未可應機處於
曠遠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
慎始之道也二在位而如初也則失時矣三承

上而亦如初也則無功矣故二不得避言而自阻三不得畏寇而自退惟寬衍以當其責敬慎以備其灾乃所以爲需也小有言者四之有言也易以陰爲小也四之需於血者亦時也四爲五陽之衛而下之三陽其勢欲進懼其陵上則以身塞之也塞必相害故傷而有血也然三陽之正非凌上者而四遂易仇以爲親改距以爲遜同於奉公不懷釁隙所以象之稱曰順以聽也至於上六處卦之終非塞途者也與三爲應

則三陽皆吾援也亦惟入於穴以待其至而已矣戰於先而出於後者需道也入於先而待於後者亦需道也所謂剛柔同歸於需也九五何爲哉處於險中以需同德之援者也陽彙而升陰引而服險解難夷則惟優游恭已與天下相安於醉飽之域可也或曰九二治險之主也何以酒食是需也曰安常而能慮變應變而不失常者德之至也九五於動驥急迫之中有寬衍閒暇之意立於不測而游於無有所以能招同

文所易言 卷之一 三十一
德之陽而制異類之陰也嗚呼采薇出車之憂
虞敬慎不敗之謂也既醉鳧鷖之燕樂酒食貞
吉之謂也樂所以需也懼亦所以需也故曰有
所需者乘其時也非乘其便也悠悠忽忽而以
秦越視天下豈需之義哉

需說下

需之爲卦貴陽而賤陰也貴則客之也賤則寇
之也貴之而曰於郊於沙於泥也賤之而曰入
穴出穴也此其分之不相越也然陽貴而能下

陰賤而不競分不相越德則相濟需道所以成
也需道所以成者九五以中正爲之主也故始
雖陰近而陽遠終則陰屈而陽伸也世非可以
旦夕治也物非可以俄頃化也需之而已五在
險中上下皆陰不易需也然下以一陰敵三陽
而相害上以一陰召三陽而相敬坎者使平險
者使夷豈立辨而坐致哉堅忍沉毅不苟於爲
而能有爲也嗚呼陽之貴也以時也以位也以
德也故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也

訟說上

訟者乾德之變也故不曰天水相違而曰天與水違行也天水一氣也變而後相背也乾性動而健水性險而順則乾居變之先也水不能先乾而行也陰不能先陽而唱也天道之與人事一也訟之始也惟剛者始之其成也惟剛者遂之也故變者乾之爲變也乾之變勢爲之也其道之大中至正者不變也五得之則爲元吉也

四復之則爲安貞吉也而上九當其所變斯遭終訟之凶矣天下之不能無爭者勢也其不容有爭者理爲之主也作事謀始者求理之始而杜爭之端也九五之元吉則能復其始而得其所以不變者也嗚呼訟非治世之事也民志不畏於下而以詞相陷國是不定於上而以議相激德其衰矣有道之世其誰然哉無聲無臭者乾德也奏假無言者大君之體乾德也天下有訟此乾德之變也

訟說中

訟之爲卦自遯變者也遯上乾而下艮此則上乾而下坎也艮則爲止坎則爲險故彼以遯此以訟也險以接健訟所起也治險而能塞五之義也處險而能惕二之義也曰中吉者中道而止不欲其成所以吉也成之則凶矣利見大人以中正爲法所以能中道而止也若利涉大川以險處險則終凶也諸爻惟二欲訟而上好訟者上以健而處極二以健而處險也然二以剛

質來居柔位則能自損其剛而不終於險所以得無眚也人臣無訟上之義或斥其過或糾其繆亦訟也二有欲訟之心而五之中正無可爲訟則義不克也不克而處將何爲哉無事而求事以爲名者非也無功而居功以爲利者非也必藏其形迹以避名約其奉御以遠利以過自歸而後能無過也若上九者剛而不柔極而不已始則訟人終爲人訟繫帶三褫其誰咎哉錫帶而被褫孰與却邑而無眚也嗚呼夫人之訟

者求較於得喪之間也而孰知得之爲喪也孰知喪之爲得也元吉者無得無喪也

訟說下

訟之終吉者柔也終凶者剛也初與三終吉者也上則終凶者也初之不永所事者其心不欲永也三之從事無成者其心不欲成也初處坎之下三介剛之間雖有正應皆強敵也以其柔心處夫強敵故一則辨以言而不求復一則居以德而不求功能不訟而止訟者也所以皆獲

吉也曰食舊德者三本自下而進不改其素也二四皆剛也所居則柔也故一則以分自安一則以義自變能訟而能不克訟者也獨二之坎體則其中險四之乾體則其心夷所以二止於無眚四則得其吉也民受中以生所謂命也天之所受何有於危何有於凶惟心有所偏則氣隨之而起釁生事命因以失矣是舍其所有之安而求危也是棄其所有之吉而就凶也四以柔制剛能復其所受之中則善氣相迎惡機潛

弭變險途而爲安貞之吉矣嗚呼終朝三褫異
於安貞之吉乎吉凶之故惟人所召也

師說

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言也故寓兵於農不欲
以兵示天下也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
畜衆利用而藏險居安而慮危皆以不得已之
心爲之也六爻之義於用師之道無不備矣而
其言抑何危懼也初之言否滅凶也二四之言
無咎也三之言凶也五之言貞凶也六之言小

人勿用也皆有戒而無喜至其所以爲行師之
道不過曰貞也丈人也律以齊其始也吉以制
其暴也左次以求全也不惟猗摭掩襲狙詐傾
覆之術無取而桓桓撻武執訊獲醜之盛亦不
及也其意可測矣王者之兵不貴戰也不貴勝
也貴其當也貴其節也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
者始事之當也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終事
之節也此王者所以異於霸者也王者與物均
覆載而以衆爲師者也霸者與敵爭雌雄而以

已動衆者也若夫末世之行師也鷹準其卒牛
羊其下而惟露項漸襟之是快又豈王者所忍
見哉執禽之象其義深矣然喜事樂禍之小人
亦猶禽也用之追逐可也用之爲政是執田之
禽而復驅禽於田也是止兵而樹兵也此易所
深戒也嗚呼王者之待小人也猶其待敵也王
者之用兵也猶其用小人也故曰兵者聖人所
不得已而言也

比說

比繼於師後非上世之道也有間而後有比也
故其卦曰原筮元永貞無咎原窮其故筮決其
意其爲力艱矣然以其剛中也故得元永貞而
免於咎也能如是則四方之求其安者孰不來
應也衆之所安有獨違者必爲衆所惡故曰不
寧方來後夫凶也上以原筮感其感未神下以
不寧來其化未光故曰非上世之道也比貴於
先也貴於下也初六得之矣曰有孚盈缶者實
心中溢不爲華貌也曰終來有他吉者久而信

於人人自孚之得非意之吉也初言他吉者無位而吉吉在人也二四言貞吉者得位而吉吉在巳也二居中而靜以待求四近主而行以趨事內不失時外不越位皆得其正者也若夫質本暗昧居非中正六三是也將比於四而四則外比矣將比於二而二則正應矣乃復比於無首之上則爲匪人之比也上六之無首者處險之極無所戴而強自立者也人孰與之將何終焉故曰比之無首凶也夫衆陰之所比者五也

爲比主而曰顯比則與玄感者異矣爻詞之軍禮爲喻也明非垂裳之治也三驅之禮禽之逆來趣已者舍之背已而走者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四陰之比趣已者也上六之無首背已者也撫降服叛用誠異方不得不顯也至於邑人又何誠焉遠則文告近則不誠比得其術矣嗚呼君之而曰比也比之而曰顯也世之所趣也待言說而後喻者喻於淺者也待指麾而後動者動於末者也

九經之治唐虞以下之治也三章之約三代而後之約也故曰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小畜說上

小畜美陰德也乾坤而下陰之用事始於茲也其為陰也受自坤之初六而代母用事以養育乎陽者也曰小畜不但畜止亦有畜養之意焉其在於女則上以承夫下以孕子其在於臣則上以承天王下以制強國體卑而力微有制而無害者也故六爻之詞無凶也獨上九言征凶

者為陽言也虞陰之至於盛也虞其以順而為逆也虞其以制下者而敵上也蓋陰陽消長在乎幾微之際所當謹也彖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四居巽之下於巽為主而以陰居四又處上位也上承二陽以下畜三陽黨與雖孤權勢則重故上下應之也陰據其權而陽乃得亨者以內既剛健外逢柔順剛發於中不被摧抑而志意得行也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初二言復者乾非在下之物進而上升則為復

也初之復也以正應在四故曰復自道也二之牽復也以同德在下故曰亦不自失也陽性至健而復以道也復以牽也則上無所逼下有所全此惟四之順德能不與陽之得道者為患也若三之過剛近於亢矣則四所必抑也既為所抑不能行矣故有說輻之象而至於反目三之反目四之災也獨四之虛中巽體有孚於上之二陽則合順以制逆害去而懼除矣若夫居陽而體陰者五也以巽之陰畜乾之陽亦必有孚

於四推其富以益之則得其助也至於上九則巽陰至此而盛乾陽至此而窮故陽不復進而受畜也陽受畜則不犯陰陰體順則不侵陽陰陽兩無所傷故曰既雨既處也陰之尚德至此亦已成矣陰德之成非陰之福也於月為幾望之月也陽復上征則為陰所疑矣惟其幾望而不至於望則巽德自全止陽而不使其征則乾德無損故曰小畜美陰德也

小畜說中

小畜之卦詞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而上六之爻詞曰既雨既處義各有所取也卦詞言不雨者為陰力之微也爻詞言既雨者為陰德之成也陽唱陰和陽薄於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陰先陽唱則不順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四以一陰之力先陽而畜則惟能畜止九三為密雲而已初九九二猶自上通所以不能雨也陰之不能畜陽勢也以一陰而畜三陽其數益不勝也然巽之為陰能下能以柔順孚於上之

二陽使彼相孳係而助之則巽德益盛乾勢益孤至於上九則不惟九三之陽被固即初二之陽亦畜矣所以不雨者既雨也柔之制剛弱之制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積者然也然陰德之將盛也巽於陽而畜之陰德之既盛則疑於陽而敵之矣故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易之為慮也深矣

其言小畜說下

風者有氣而無質者也風行天下則能施及萬

物而所畜者大今在天上則惟卷浮埃止飛鳥
其畜小矣君子觀小畜之義則以懿美其文德
文德非小也經天緯地之所資也美而不施託
之空言則其所及者小也文王之演易箕子之
叙疇其懿文德之謂哉嗚呼志在明夷業在小
畜聖賢之不得時者也

履說上

易爲涉世而作也故其辭多危曰履虎尾則危
之甚也危非自至也觸其機則所在皆焦原順

乎理則所之皆坦道履之爲卦聖人示人以處
危也初言往無咎上言其旋元吉一往一旋而
履之爲用見矣彖曰柔履剛者言以柔躡剛之
後欲以見其危也然而君子自無危也兌以爲
悅乾以爲應悅非乖戾應非倂邪何自而得危
也初言素履慎於始也君子在下卑而自屈高
而自負非也安履其素以斯而進不爲物遷不
與物競何咎之有夫在下而往猶易全也至於
當位與世涉矣而二能以陽處陰故爲履道坦

坦幽獨守貞之象世非有險途也以吾之行險而觸其險也履在於道則處於平易不爭之地矣然豈與世相波流哉峨峨清遠不失其幽乃爲貞吉也初之曰往在下而非忘世也二之曰幽在事而非逐世也以之應乾亨其亨也若夫不量力不度德而強以干世則爲武人之凶矣處乾之下居兌之上宜以道爲悅而顧以武爲悅如晁錯之爲於漢景王恢之爲於漢武是也蓋上有夬履之主則下有志武之臣上厲而下

凶乃其自取也四之愬愬非中道也惟其履悅而應剛則終獲其吉也此終其位之吉也非終其身之吉也求吉之盡善在上九矣其詞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之爲道貴其祥也於始而占於終而考天之降祥豈有所嗇而有所篤哉賦我以善賦吾以祥也履無不善則動無不祥以祥而往以祥而旋始終無虧吉乃全美故君子之爲視也不視於天不視於人而惟視於履其時危而其事不危非危也其事危而其身不

危非危也其身危而其履不危非危也匪履之
為視而以苟免為安是處兌而不應乾者也以
躁動自快是履乾而不體兌者也即幸而不值
乎危亦終非吉道也而安知其果不危也彖曰
悅而應乎乾處危之道詭過於斯文王孔子身
履之矣故曰易為涉世而作也

履說下

履之為履主於行者也而初曰素履則不越其
其位二曰幽人則不改其真皆能行而慎於行

者也三勇於行而凶也四懼於行而吉也五決
於行而厲也上反其初則有慶矣甚矣躁進之
為人害也易於繇詞之間深致意焉然而聖人
之心以退處進者也非以退為進者也以退為
進則私以退處進則公此老氏之學所以異於
聖人也

泰說

聖人之道與造化相為消息也而或先焉或後
焉先之而晷也後之而維也體天之心以用天

之權則天莫之違而天下不難爲也蓋不欲否者天也不常泰者亦天也故否泰之際乃天與聖人交相爲賴而交相爲用之際也於爻詞見之矣初之拔茅先天而晷也三之艱貞後天而維也二爲陽德之中聖人可不勞而治故其稱曰得尚於中行而已聖人之業不力於初與二而力於九三也九三處天地之際時將大變世將大革非可以順時而爲也必艱難其思慮正固其施爲而後可以無咎也曰勿恤其孚於食

有福者不憂六四之孚而惟養其善類以施福於天下也食以養陽因其衰而維之也維於九三猶可爲也維於六四不可爲也何也陽易往而陰易來也陽之進也有待於拔而陰則翩翩輕疾矣陽之征也有待於連彙而陰則不戒以孚矣此聖人之所深憂也而曰勿恤者治在於我不在於人也帝乙之歸妹屈陰以從陽也邪媚近倖之小人能抑而下之使從君子保泰之道也至於城復於隍泰其否矣喪師而不可用

擁命而不可行雖有正人亦且窮吝其如之何
嗚呼聖人能用天之權而不能使天之不否也
則以其道有時而塞也故君子不憂天之否而
憂聖人之塞也易曰於食有福又曰以祉元吉
天之未始不可爲也

否說

否之小人順承之小人也陰雖居內陽猶在上
其勢相敵故其惡未形而禍未著是以不言凶
吝也至於剝而始敢於蔑貞乃爲惡逆之小人

矣然惡逆之小人惟順承之小人爲之也君子
苟樂其順承而不虞其惡逆則未有不爲所中
而天下之事始不可爲矣故聖人於爻詞之中
言大人者二所以深致意於君子也夫陰之在
下志方求用事猶未涉彼且介於邪正之間而
未甘爲小人也故其始進也亦有拔茅連彙之
象於此能貞則可變爲君子而君子於此亦未
敢必其爲小人也至於六二陰已居中而當位
矣猶恐君子之不能容也內畜其邪外示其順

雖或勉而爲善亦小人之善也故曰小人吉也
小人之吉蓋欲致君子以厭群論而大人能以
否爲亨則豈可亂也君子不亂則小人之勢孤
而庶幾自變否則爲六三之包羞無可爲矣然
二之大人非當事也能不亂而已其惟九四乎
有所命令皆出於道而無有過舉則賞罰必當
舉措無失疇敢自離於福祉而甘爲小人哉此
惟無咎而能然也四之言無咎也以剛居柔也
五之言吉也以剛居中也君子之所瞻也小人

之所憚也曰休否曰傾否非大人不能也否不
可以急治而休之於先否不可以終長而傾之
於後是能濟否者也然非以身先當其否則不
能以身後亨其成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先否之
謂也心存禍患若繫於苞桑無所庇映而不能
自安抑何否塞乃爾也而泰運由之開矣嗚呼
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
矣存傾否之憂於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
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

吉所以致意於否之君子也

同人說

同人諸爻未有全得者惟初居人下而曰無咎也上居人外而曰無悔也皆以無所係應而免也非同入之道也若三之乘墉也四之伏戎也五之用師也皆處於卦位之中相萃而爭雖有克有弗克而皆失其所以爲同也二之於宗得其正應故能遏三之戎而使其不與困四之攻而使其弗克然以吝狹之心起釁隙之端所謂

爲權首而任其咎者也嗚呼以同而爲異也以易而爲險也起於有所欲也于野則何欲哉無欲則至明矣無欲則至正矣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則何險之不易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則何異之不同是故處上而不害不必下也涉世而不傷不必外也或曰于野亨矣不幾兼愛乎曰此一體之仁也非兼愛之私也兼愛則非文明也非中正也文明中正則雖廓然至公而實

井然有辨也故以於野之心而時於宗焉則不
為吝以於野之心而時於郊焉則不止無悔矣
今夫元首之重也而手足之輕也心膂之急也
而毛髮之緩也然而一體之心未嘗輟也故惟
一體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也
天兼覆而生物自殊也火均照而辨物有別也
嗚呼此同人之義也

大有說

柔道之善無過大有蓋當大有之世利用柔也

故柔之爻言吉而剛之爻言無咎也剛之爻有
戒而柔之爻無戒也然以一柔而納五剛以五
剛而應一柔上無所懾下無所陵非德之至不
能也何也柔而處大也柔而居中也柔而乘離
也柔而應天也柔而獨制無二陰以分其應也
自乾坤而下柔道之善莫過於斯故以當大有
之世無不有也雖然亦惟其物有不有而後物
無不有也曰厥孚交如也以德感而不以私也
曰威如也以義制而不以情也是能不有物者

也故上下之應皆應其不有物者也以象君之德則莫非德也初之無害其道廣也二之能載其器大也三之用亨其驕抑也四之匪彭其盈損也亦皆能不有其有而得其有也是莫非六五之有也若乃居無位之地清靜高潔則上九不可撓矣諸爻以不有而處有者也上九以不有而為有者也則非六五之所能有也然而非六五之大不能容上九之高則亦六五之有也

謙說上

謙之言君子有終者惟君子能終之也卦為坤上艮下內止而外順也內止則實而無偽外順則應而不窮所以有終也外不順則為矯拂內不止則為象恭雖或勉慕於謙而有所欲則競有所負則矜安能有終乎彖之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惟謙之為道尊大而光顯故雖卑屈而不可加尚也不與物校何其尊也不為滿累何其光也以尊且光者而能自卑也何可踰之有象之所謂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

寡稱物平施者言有終之義也地中有山非山之高峻者平而不傾物多植焉亘萬古而如斯也君子體謙之義以自卑下則能裒聚其多而增益其寡其道在稱物以施得其平而已不盈故裒聚其多也能受故增益其寡也忘物忘我故稱物平施也凡重輕者以意稱之也以我爲重非謙也以物爲重亦非謙也有所重則有所輕低昂不定謙不終矣無所重無所輕如山之無所凌而無所剝則無傾壞虧崩之虞乃有終

之義也嗚呼人之心體本無障礙猶太虛之無物也以無物之心而稱乎物所以得其平也以有物之心而加乎物所以遠乎謙也貌恭色佞中非有孚是謙之賊也此田蚡之屈膝於竇鄭朋之奏記於蕭所以不能有終也

謙說下

謙之爲卦其下三爻體艮者也則皆言吉其上三爻體坤者也則皆言利艮靜而坤順也順則多利靜則多吉也初六之言謙謙者處謙之初

居艮之下謙而又謙者也則其氣以不盈而完志以能斂而定以濟險難靡不濟矣故曰利涉大川吉也初吉於始者也三吉於終者也勞而能謙則又難矣四下乘功臣上近大君居多懼之地非利也然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則無不利也指撝辟易非謙之狀也而曰撝謙者大臣事主之謙非循墻巽牀之謂也事順乎則苟值當爲則雖露齒裂齧指天畫地而不失乎謙也故象曰無不利撝謙不違則也五以謙得衆則勞

謙者爲之力撝謙者爲之謀雖用以征伐亦無不利也初非濟川之位五非伐國之才而爻詞云云者極言謙之能有爲也二居位而無應也上處高而無位也則不容以不鳴也然鳴而皆不違乎謙也二承剛而得其止其鳴也鳴以自適故曰中心得也上乘五而失其順其鳴也鳴以自訴故曰志未得也志未得者利在從時中心得者利在守已故一曰貞吉一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五用侵伐上亦行師順時而不爲異

而敬者也此聖人示人以豫之道也初應於四而豫發乎音聲三承於四而豫見乎色象驕肆睢盱沉溺而不自知者也其凶其悔宜矣五之陰柔當豫之時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付之下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證也獨四雖有應而能安於下故五得不死而惟疾於上也曰由豫者由由然不過豫也大有得者豫不逼上則能保其位也然而爲衆所應則危疑之地矣故聖人戒以勿疑但聚天下之賢者以媚於上而不爲黨

則得矣簪聚於上故取譬焉上六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者也然在震之極則有渝變之理曰無咎者聖人之引人以補過也諸爻惟二爲吉以其處中正而無應爲自守之象豫之最善也然曰介於石則有競業自持之操曰不終日則無耽戀自溺之心不以豫處豫者也嗚呼惟不以豫處豫而後能豫也易之防人欲也深矣哉

而隨說

隨而不正邪僻之道也故聖人首戒以利貞隨
世之人不以時而必欲進非貞也故又戒以隨
時象取於澤中有雷何也雷藏於澤動者之能
靜也隨在於動欲其持以靜也君子之應事也
衆寡小大隨時隨理以處之而此心寂然如嚮
晦入息則隨之善者也又與物爲徒忌其明監
則嚮晦宜也諸爻陽不言係而陰獨言係係非
正應也初居震之初隨之始也主宰之官不能
無渝惟以貞則獲吉以公則有功也二係於下

三係於上均之爲係得失異焉上下不同也四
之孚欲其孚於五戒之也五之孚喜其孚於二
與之也人臣致天下之隨而獲之爲黨助凶之
道也故戒之以孚於上孚不在道則爲容悅道
不以明則非知幾孚必在道道必以明乃無咎
也若人主而能孚於嘉則遠邪從正矣吉何如
之上六以陰處上不能從陽小人之驚悍者也
故必拘係之乃從也然而強之使隨其隨不固
欲其維而不可解則必如王者之享於鬼神盡

其誠意無有不隨矣故曰維之王用享於西山也隨非致凶之道也故諸爻皆不言凶獨居臣位之極者獲天下之隨則有偏上之凶故雖正必戒聖人所以明君臣之分也正矣而猶曰凶此隨時之義不可不講也

蠱說

序卦蠱者事也有天下者不事事則事壞而不能無事夫剛上艮也柔下巽也上亢而不能下濟下卑而不能上承所以成蠱也當蠱之時不

可坐談於氣化必以濟險之才力迴之故曰利涉大川也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何也甲於先天卦在東之離逆數者三則當艮位而日為辛順數者三則得巽位而日為丁物盛於火敗於金先甲為辛盛之衰而蠱之始也後甲為丁蠱之盡而盛之始也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君子法之先甲而圖之豫後甲而為之漸幹蠱之道盡矣風從下而上則長物從上而下則隕物山下有風所以蠱也剛以振民柔以育德於其

敗壞之時而爲之振育所以迴天也初之厲首
事也二之戒承陰也幹事之首時有損益則以
意承值陰之險道難屈伸則以權濟故曰意承
考也又曰得中道也三之幹由凶而趨吉也四
之裕由吉而趨凶也盡力以防患則其悔小苟
容以養釁則其吝大當蠱之時宜任不宜避也
五幹蠱之功成則宜用民譽以爲羽儀狙詐跡
弛有不用矣上九幹蠱既畢則宜釋去權利故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君子當蠱之難幹有

先去而不事者微子季札以之當蠱之既幹有
後去而不事者范蠡張良以之先去者欲以覺
悟君之心而保宗祀後去者欲以成全君之誼
而明臣節亦所以幹蠱也聖賢之心雖其去而
不事未有不爲天下者非徒爲高爲潔自保自
量而已當蠱之終而曰高尚其事者惟不以世
累之人然後能濟世也

臨說上

臨卦陽道浸長進而逼於陰也聖人於陽長之

時即慮其衰故曰至於八月有凶八月者由建丑而至建未遯之卦也於二陽之長而愁二陰之長也地之臨水水盛則地陷矣陽之逼陰不戒則反爲所逼矣故聖人防焉無窮無疆皆爲深遠之圖慮其衰也初在下則以正感不濫不求二近上則以誠感無順無逆臨之主也三陰柔不正以甘說臨人而實不利於君子若君子能憂之盡其道以爲感則無咎矣四雖以陰居正下應初九而密比於三之邪恐爲所間必切

至其臨乃得無咎也五處於尊以柔用剛非明何能不貳故曰知臨也陰本柔闇而以明爲臨剛柔相濟行中之謂也上六陰柔在上自遠於陽必敦厚以臨於剛斯吉而無咎也任賢之道貴不奪於外物去諛遠色賤貨所以敦也故曰志在內也陽之浸長所以六爻皆無凶吝然初則戒以正志行二則戒以未順命三之憂四之至五之知六之敦皆有防之之意聖人之爲陽謀也無所不至矣

臨說下

初陽爲復內之也二陽爲臨尊之也古以臨爲
監謂監守也陽在上者也而復於初之下在外
者也而依於二之中若有所監守然也陽得其
時雖方長於下而其勢浸上足以制乎在上之
陰使其受我之臨而不敢爲邪此臨之義也初
二皆曰咸臨者以下臨上不可凌逼利在感孚
所謂咸臨也初未當臨陰之任故曰貞吉二當
臨陰之任故曰吉無不利正以爲主利以爲用

臨道盡矣三以兌體而迫於剛故爲其臨之象
然而初二皆陽德之君子靡隙可乘其術雖工
無所利矣咸臨者君子正大之情也其臨者小
人邪媚之態也咸臨而無不利也其臨而無攸
利也非剛長之世不能也四之至臨臣道也以
身爲臨下於陽也五之知臨君道也以心爲臨
委於陽也上六不以高自居而志順剛陽聽陽
之臨所謂敦臨也以厚爲臨何咎之有夫臨方
盛之世也爻則盡言其吉卦則預言其凶聖人

致意於消長之際者微矣

觀說

觀本小人盛於下而逐君子之卦也聖人取二陽在上爲四陰所觀仰以爲象亦扶陽之道也盥而不薦以誠交神不在物也聖人德感玄應孚信在中已顯然可仰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此所謂以神道設教法天之無言而萬民象指若四時也風之行地也於四方無所不歷而剛柔緩急各有不同故省方而教設焉神則法天

省則襲地觀之道至矣初遠於陽爲淺見之象宜於居下進而居位則吝矣二近於初爲偏見之象宜於固守退而處內則貞矣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故宜觀我道之通塞而爲進退不汲汲然苟且以徇乎人也道能開通生利萬物故以生名焉四近於五爲觀光之象邦家有光則人主之道德可見矣曰用賓者其出不輕則其進可重也九五居尊位必觀我之道德所以生民者使

天下皆有君子之風上九處無位必使天下觀其道德足以生民而為君子則無咎也上九雖不得位然君子之身天下之身也進則當設教以化民退則當樹表以善俗不宜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而自恣肆為也曰志未平者其迹宜為平易和光於俗而志則高尚不宜符同以自失觀仰也諸爻漸近於陽則吉漸遠於陽則凶而陽之爻皆以君子勉之不曰吉而曰無咎其扶持之意至矣哉

噬嗑說

有物間於頤中為害噬而嗑之則害亡而亨通物至於噬而後嗑德下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三剛三柔分而相雜乃間也雷震電曜則陰陽和而合也柔自六四上行至五而居中雖不當位然濟以用獄之剛則能勝其位也雷動於下電明於上震曜而不極夫威先王法之故明罰勅法以輔教也不言用罰而言明罰明之於先使人知所避不言行法而言勅法勅之

於初使人知所畏蓋不得已而用刑而不欲用刑者其心也所謂柔中也初之滅趾制其小過於始使其惡不能行故在上者得無咎也二乘剛而刑噬過其分三失中而刑噬遇其梗雖滅鼻似過遇毒似吝而時當用刑故皆無咎也四之噬乾肺大臣當專征之任者也五之噬乾肉人主當平亂之後者也以威天下故曰得金矢以利天下故曰得黃金噬嗑之功於此成矣上九過尊而處剛噬之太過流而為暴使人至於

何校滅耳則凶可知矣蓋明不足以恤民之隱而惟以苛刻為能此申商斯高之所以毒天下也此卦主於用刑而二之滅鼻三之遇毒皆不免於過四之乾肺五之乾肉為噬得其道然一則曰艱貞一則曰貞厲惟初之滅趾僅為無咎而上之滅耳凶不免矣刑其可不慎哉

賁說

予讀賁之卦而知聖人虞文之盛也天下之事非文不行文極則往而不返故曰賁亨小利有

攸往造化之生也一則為質二則為文剛柔對
待文所始也坤之上六來居離之二位柔來文
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也乾之九二分居艮之上
爻棄中而就無位之地是以無大利也柔居剛
中文也剛上柔下文而止也故曰文明以止造
化之運遷也自質而生文聖人之幹旋也以文
而返質故文者不可無也而不可盛也火在山
上為風所逐山下有火則能止其明明而不炫
也君子察此以明庶政而不敢極其明如折獄

所謂文明以止也初之賁趾居下而為賁者也
二之賁須附上而為賁者也舍車而徒衆人所
羞君子所賁也若賁其須則彼此俱賁矣居位
之與無位異也三處離之極二四二陰上下交
賁為賁之盛也光彩之盛則有潤澤文不勝質
物所凌也曰永貞之吉保其剛而不溺於陰也
夫藉物為飾而不為物溺則當離之終已有艮
之意矣四與初為正應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
故皤如其白也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惧三

之難故心雖若白馬之疾亦必待三之不為已
害乃得與初為婚媾也蓋乘險而求合者君子
之所戒也五居得致之位能無所不用其飾而
乃若丘園處士之賁即束帛亦戔戔淺小而不
過制雖曰鄙吝然敦本尚實終為吉也上九處
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曰無咎以質為尚則天
下無不足之患上所以得志也是卦內三爻以
文明為賁而外三爻以篤實為賁曰皤如曰丘
園曰白賁皆尚素也故曰賁無色也此聖人所

以虞文之太盛也

剝說

剝之繼賁也聖人其有意乎文盛則道窮所以
剝也陽性為健其去陰也決陰性為柔其侵陽
也漸故曰柔變剛也邪之傾正曲之撓直萋菲
浸潤傷而不覺是為變也剝五陰而一陽至於
坤則盡剝矣陽無終盡之理雖坤卦之六陰盛
極而未盡者猶存方生者復萌也剝之不終為
剝也此天行也當剝之時強亢激拂盡力以排

之則身隕而功不就故順而止之也君子之道
陽道也消息盈虛隨陽而轉所以合天也山附
於地爲下所凌剝之象也君子以天下爲宅而
欲其安寧則不薄小人而厚之使爲我用猶山
之不讓土壤是所以治剝也剝自足而辨自辨
而虜以漸而變也三爲群陰之中五爲群陰之
極而曰無咎無不利者一則應陽一則承陽也
小人知有君子則君子亦且與之開以補過遷
善之門不使終爲剝也是所謂厚下也上九碩

果不食剝未盡而復生此消長之機也君子居
之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必剝害君子然
亦自失其所覆故爲剝廬之象也大抵小人之
欲去君子也不過欲利其身而不知君子旣盡
國破家亡小人亦無所容其身矣是卦也於君
子則勸之容小人於小人則戒之剝君子委曲
以爲之扶抑是聖人之爲世道計也

復說上

復之爲卦主於扶陽陽來而喜故其贊辭爲繁

也陽既復則漸且亨盛其入而出也無有阻塞
壅滯故曰無疾蓋陽以上爲順順動而行何疾
之有然又得群陽之協助則可無咎且進而爲
臨爲泰以至於乾矣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
反之與復得合其道自剝盡至來復時不過七
日則天行亦不遠之復也卦氣每卦得六日七
分茲言七日舉成數言之也六十四卦無非天
地之心而獨見於復則惟動靜之間爲能見其
心也天地之心不欲消物而欲生物當消之際

其心隨物以歛及生之時其心隨物以顯惟消
長之間動靜之際天地之心於此得其端倪矣
蓋剝而盡天地之心猶存復而反則天地之心
可見也雷在地中以動爲靜也閉關不省方以
靜養動也聖人裁成之道當如是也初以陽居
陽不遠而復復之元吉也二比初則曰下仁四
應初則曰從道陰而隨陽者也曰休曰獨美之
也爲陰之中而獨能復故曰中行獨復也五去
初遠而以得中故勉之以力三去初未遠而以

失中故戒之以厲也上六居卦之窮最遠乎陽者也陰柔之人闇而不自知狠而好戕物天災人膏不以反已而乃用行師至於凶及國君而十年不復猶然迷也陽道主於生物迷而行師傷和益甚失天地之心矣聖人重以為戒深有見於陽之不可遠也

復說下

乾陽之變化以一而成六十四也是故剝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剝之上爻引而伸之不俟他取

故其復為不遠也二爻之休吉者言陽行之順適二雖居陰不敢為泥自能安就乎初之仁也三雖不能以仁守而以其居陽能自奮厲是謂頻而無咎也四則居中應初不為群陰所亂而惟陽道之從者也五之敦即二之休而加篤焉者也上六在復而自迷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也不固其本而務遠略則以其國君凶若不復其初而務外逐則亦以其天君凶矣是故求勝於外者非善復其國者也求理於外者非善

復其心者也商旅不行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
內者不出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人淨而天
完矣此善復者也聖人無失故無復也衆人不
能無失失而後有復諸爻是也失而不能復上
六是也曰休曰獨曰敦曰頻曰迷非天之降才
殊也能竭不能竭也

無妄說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焉有妄人欲無厭斯有
妄矣妄則不能復其真心矣若禍福成敗一聽

於天而無所期望所謂無妄也此無妄之所以
繼復也無妄則亨而利在於正心雖無邪行或
偏倚如仲子之廉莊生之放其爲人豈求福計
利者哉而以此處世則爲過青皆不可以經方
軌物故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無妄之
爲卦也以坤之初變震之初柔變爲剛有去妄
爲正之象初以剛自外而主於內五以剛居中
而應於下下剛而動上剛而健私欲不作柔邪
自消如此而行則大亨以正能順天之命也其

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即欲往焉無所之矣人之游衍動作莫非天也妄則逆天而行其能行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者實理翕聚則能發散也曰物與不言與物者雷不期物而行物不待雷而發無妄之至也先王觀此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順萬物而不逆萬物養天下而不私天下是能全其無妄者也初無所應而行四無所應而守皆以天理為行止而不以已為行止無妄之善者也二以正應正故為無妄

之福三以陰居陽故為無妄之災不耕而獲不菑而畚福非有求也然以動之順而得之或繫之或得之災非自作也然以動之妄而觸之二處柔為順三應上為妄甚矣動之宜順而不宜妄也五與二雖以中正相應而上剛下柔臣主才不相協未免疾也但無妄之世邪佞屏斥感應無間始不相協終必相濟矣故曰勿藥有喜也上九居乾之終健之極也宜靜宜止行則有眚矣人主之威強既廣則當養民息兵人臣之

功業既盛則當引身知足蓋動而順正也動而過非正也動而過由於欲之無厭也無厭所謂妄也

大畜說

乾之爲物至大而止於艮下大畜之象也乾爲艮所止艮能止乾非正不能故曰大畜利貞也畜之大者施必大故能用天下之賢濟天下之難也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唯能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也曰剛上

而尚賢能止健者剛居上交而不距乾之上進又能止其勇進也進有道而止不泥非至正者不能也曰多識前言往行者畜必以學空虛高遠之鶩非所以畜也天下之物無非心也多識言行以畜其心之德則非耳目之支離也畜所以大也初以剛居剛故抑其銳二以剛處中故安於鈍三以剛應剛進無違距者也然知艱而自防則亦不輕於進者也四居臣位其制邪也致其詳五居君位其制邪也操其要殲除也除

其牙則不必牯也彖曰尚賢而爻曰制邪者去
邪所以畜賢也上九處畜之極畜極則通剛明
之賢進無阻塞如往來於天衢也與之共濟天
下之險則涉川之功成矣夫乾進也曰利已曰
說輟曰艱貞能以止爲進艮靜也曰牯牛曰積
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
德也

又頤頤說

頤之爲卦上艮下震動而求養靜而知止養道
之善者也不貞則妄動失所以養矣故曰頤貞
吉也卦畫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爲頤
頤之象也陽爲實實能養陰故曰觀頤也陰爲
虛虛則受養於陽故曰自求口實也象曰山下
有雷山之廣大物無不養而雷所以發動其生
養者也山止而能生雷動而能止君子觀其象
而慎言語節飲食皆所以止其動也能節能慎
豈惟養身德亦養矣初之剛陽足以自養而累
於動體彖頤之凶災自致也二求養於下則顛

頤而拂其常惟安於丘園所以頤也若更往求
上必失類而凶矣故曰於丘頤征凶也三以陰
之質居動之極不安於養矯世自高織蓆擗屨
之流拂養之道故曰拂頤其所守雖正而不免
有傷於物不可以用世故曰十年勿用無攸利
也四應於初賴其養以施於下故曰顛頤吉也
求賢養人而不求自養其威嚴可重天下仰之
如虎視眈眈也其欲逐逐者欲在求賢志不在
他也崇貨以自殖則所處卑鄙貴德以養民則

所施光明故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六五以陰
柔處上其自養也過則為拂故吉在貞上九以
剛陽處極其施養也濫則為瀆故吉在厲一曰
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
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矣臣避事
而天下失所養矣皆非頤之道也六爻上三爻
吉而下三爻凶者下妄動而上能止也曰逐逐
曰貞曰厲皆所以止也

聖人大過說

聖人之心如權衡然不爲外物低昂而當衰難
之世事有所不得已勢有所不能遂未免過越
常理以求拯救然其於道未嘗不中其節而於
心卒未嘗有過也卦畫四陽居中上下二陰不
勝其重爲棟橈之象本與末俱撓弱衰難之世
也旣遭衰難聖人利有所在以拯之乃得亨通
故曰棟橈利有攸往亨也二五得中內巽外悅
以平易濟剛明所以亨也聖人之作事也惟其
時惟其中時當大過過而不失乎中惟大者能

之故大者過也象曰澤滅木大過澤無滅木
之理漲極而木爲之滅過常之甚也過常之事
豈常人所有哉惟君子獨立無懼遯世無悶乃
能然也所謂大者也其以至夷之心處世之至
險以至易之心當世之至難無所賴於世而能
救世者也初以柔處下能免害耳未可爲大過
之事也二得中居柔復比於初是剛過之人而
能以中自處者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
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

謂也當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輔至衰應斯義也
也大過之善者也三以剛居剛係於上而拂於下
動違中和物莫之輔大過之失者也四濟以柔而
復應於下處事能劑杜倭不深有大過之心而才
不能及也五當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功薄業隘
難與有為有大過之位而道未能盡者也上六以陰
越陽不量時勢履險犯難求以拯救於身則凶於義
則無咎是知大過而不知所以當大過也大抵陰宜
慎而不宜過故藉

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
三五則不利然則大易之所謂大過者乃取於無過也

習坎說

水者生之最先利之始也水窮為陷利窮為害險者
界於利害之間者也水之性為智以智相傾則必
相陷險所由來也故聖人觀坎之象為險難之義諸
重卦皆不言習而坎獨言習者坎重襲則險也險
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

日習坎也水內陽而外陰其明內景故卦畫象
之也陽在內有孚之象也明在內心亨之象也
誠則明生既有真見自無疑事故曰有孚維心
亨也能亨則雖險而夷也雖陷於勢不陷於義
也以此而行宜有尚也內亨外闡內剛外順通
於險者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聖
人以此釋坎之有孚也水來險峭澗谷深陷非
若淺岸平溪之易盈也然而其勢必行則其信
不失也象曰水洊至習坎者水不以險之懸絕

相仍而至也君子習於坎然後乃能不以險難
爲困而德行不失其常以此而習教事則又能
濟天下之險難也凡處險者以陰柔之質居重
險之下上無應援可以自濟初之入於坎窞者
是也當上下之重險雖未能出然有剛中之德
初三來附求可以得二之求小得者是也上下
二陰柔弱未足大援故云小得也若才旣陰柔
履非其位出之則坎居則亦坎枝枕不安其陷
益深用之不能有功者六二是也四當險而處

柔又得位而承剛故曰剛柔濟也至心爲之主
太和爲之表所以無咎也當險難之時非明信
結於君何以得行其志故一樽之酒貳簋之食
以瓦爲缶不假外飾質之至也質實之人失於
徑直又必自牖而納委曲以行亦當坎之時不
得已也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
可以有爲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遽出有須待之
義故曰坎不盈抵既平也坎不盈猶有險也抵
既平則無險矣陽動而上不終陷也上六以陰

柔自處險極才力並弱而下乘五剛將有係寘
之患故曰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也險終乃反寘
於思過之地三歲之後乃可求復故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六爻雖不同惟陷於陰則險斯成
惟居乎陽則險可濟豈惟人事有陷溺哉人心
亦有之非剛中之君子烏能與於斯武王曰吾
與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尚可游也溺於人
不可救也溺於人者陷溺其心者也

離說

乾之用爲坎而坤之用爲離離爲火火體陰而用陽也陰附於陽爲麗故火麗物則明也物之麗者易至於不正故必以正則亨也離性炎上易於躁動躁動則失其正故必如牝牛之順而重則得其正也正則能明君臣上下皆處中正則明德可以化天下也明之爲明神用於外不能常有常必能繼續則照臨不絕火傳於薪日繼乎夜其道也故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也明之過用則盡而莫繼用晦惟明所以

繼其明也六爻之義皆是意也初之言敬懼其明之妄動也二之言中防其明之過盛也三處離之終明盛將沒故欲其委之於人而養志無爲也四當明道始變之際其炎始盛逼近至尊故以死如棄如懼之也五之涕嗟不恃其文明而不知所憂畏也上九處離之終明道之極明之爲用在去邪惡故曰王用出征也然曰折首獲匪其醜則刑罰不濫亦能慎其明者也當繼明之責梗化亂治不得不正非以好大也若好大

喜兵傷民干和其不明甚矣故曰王用出征以
正邦也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
於動故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臣之災盛
不能以剛爲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爲剛
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
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於進四急於進故吉
凶之所由以異也曰突如其來則非所謂履錯
然者也曰履錯然者將進不進徘徊躊躇其跡
紛錯然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

此此明之極也

國

卷之三

